

蚊 災

我無法調和說穿了賺錢最重要的提高競爭力云云與除非徹底改變價值觀才有希望的環保議題演講間的矛盾。上週是「如何創造觀光業的差異性價值」，這週是「海岸生態保育的現況與挑戰」，這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是安排演講單位要我們藉此思索當前文明問題？抑或只是形式主義結果？迷惘的我絲毫感受不到校方要我們從矛盾中反思的意圖，就好像一方面積極配合與當前環保訴求不符的財團投資另一方面卻又老愛打珍愛鄉土之類政策宣導廣告的政府一樣，自身的矛盾可不是爲了讓民眾變得更聰明。

我想像住家在演講者電腦模擬圖中的災難預示圖上的位置。爲了玩樂而買的戲水用橡皮艇能在海平面上升而來的災難中派上用場？一家三人，濁流湯湯，尚在水面上的樓頂，有著荒誕的鼎沸人聲。垮著臉的自己不清楚往哪個方向划去？上回，費了好大勁才吹飽的塑膠艇，三人擠成一堆，在兒子的房間裡大玩海上漂流記；小艇上要放甚麼？羅盤、餅乾、礦泉水、書本和玩具？還有呢？

演講的教授身影沒入陰暗處，背對著聽眾，語調急切，秀出一張張河川被污染、森林被砍伐、海岸線退縮及土石流奔騰的圖片，嘲諷所謂生態工法和人工濕地在草率施工和惡質地方政客操控下所造成的災難。

趁燈光暗下來，我不自禁閤上眼皮，想打個盹，希望待會兒去找主管面談時別累到話說不清楚。在意識快不清楚之際，演講者提到本市登革熱疫情成了全國最嚴重地區。忽然跳開主題，講起蚊子來。

「蚊子從赤道熱帶到極地都能生存，雌蚊交配後能產卵數百到數千個，繁殖能力驚人；雌蚊在不吃不喝情況下能存活一週到數週之久，叮咬人畜和幾乎所有野生哺乳動物血液甚至是鳥類和魚類也難逃其毒吻；如此的生存能力，難怪能從侏儸紀生存演化迄今。如果它們有知，一定會對人類一波又一波的化學攻勢譁笑，笑人類何必花大錢拍甚麼殺不死甩不掉的異形電影，忘了異形就在你身邊，笑人類殺光牠們的天敵也沒辦法撲滅牠們……」

這話題成了墜入無意識深海前的攀附岩塊，讓我暫時能有力氣掙扎一下。腦海裡浮現青澀少年的自己，鬱熱夏日午後的慾望身軀，蓬勃而苦悶，看著雨後

黃昏盤旋於頭頂上的螺旋蚊線，詭異的自然律動，站立不動的人頭上都有一條蚊線，襯著血紅的落日晚霞是生命力的直接展現。等許多年後才知道那是雄雌蚊交配的行爲。

演講者繼續說：「有歷史學家把蚊災當作羅馬帝國淪亡的原因之一，巴拿馬運河工程曾因由蚊子傳播的黃熱病而幾乎停擺，日本治台期間曾爲了防治瘧疾而設立熱帶疾病研究所和全臺各鄉鎮衛生所全力動員滅蚊行動仍不見明顯成效，而烙在前往南洋作戰的臺籍士兵腦中的可怕記憶則是永遠揮之不去的蚊子魅影和棕櫚樹下肚瀉拉稀時揮動一臂驅趕臉面的群蚊另一手拍打兩片痠癢不堪的臀肉，他說這是人類精神和意志忍耐的極限；二次大戰後，政府在美國援助下運用 DDT 於城鎮鄉間的鄰里巷弄裡挨家挨戶大量噴灑，在一本叫甚麼《寂靜的春天》還沒出版前就已破壞大自然界生態間的平衡云云。

爲何演講者這些話語所召喚的一幕幕畫面竟特別鮮明，逼真到宛如身處實境，明明是有空調的沁涼演講廳，卻在腦海裡幻現燠熱叢林的景象和一隻放大的蚊子，一隻連口器和絨毛都一清二楚的蚊子。應該是昨晚令人顫慄經驗的後遺症吧！

直衝耳際蚊鳴令人發狂，一夜沒入睡，眼皮沉重，眼球發脹，直到同事要離座時碰了我伸直了的雙腿。兩眼揉到金星輪轉還是清醒不了。各種影像還如走馬燈幻現，食指緊壓殺蟲劑噴嘴大開殺戒的我，在逼仄廁所內瞪視鼻端前大黑蚊，國小教室課桌抽屜裡飛出的蚊群，憩息在紗窗外的被入侵者，翹尾停歇在萬年青葉端的吸血滿腹白斑蚊……，一股強烈誘引人擊掌狙殺的衝動。從慾念鼓脹的青春習得的殺戮，竟一路尾隨，蟄伏於陰暗角落。

昨夜真的很慘。一夜奮戰，直到天光初現，才筋疲力盡的暈睡去。先是晚餐時腳踝處發癢，然後是蚊蹤倏忽而過。妻子先掌斃兩隻，我陸續打死三隻。然後便是處處有蚊蹤，「這裡有一隻，那裡還有一隻」的驚呼聲此起彼落。憩息在桌子下、天花板上、門窗玻璃面甚至是不便拍打的神主牌位上，餐廳客廳浴室工作室臥室，小小公寓裡，幾個房間，處處有蚊蹤。每發現一隻蚊子，她便興奮尖叫驚呼，剛小心翼翼的用電蚊拍打死客廳落地鋁門窗上的蚊子，又仔細逡視客廳剛油漆的雪白牆面上對照顯明的黑點；桌下電視機後置物櫃面板深處一一揮趕，登椅踩桌，伏身彎腰，蹬躍飛撲，妻子放下洗了一半的碗筷，如揮網球拍揮

起電蚊拍，在驚慌的情緒裡竟有快感般，突發奇想，居然創意十足的將魔術拖把倒過來當撲殺天花板上蚊子的工具。一隻隻隱於密處的蚊子被發現被擊殺，妻子刻意把蚊屍聚集到餐桌一張面紙上計數成果。「哇！二十五隻呢！」心裡有些毛毛。妻子端坐餐桌旁，食指一按一放，凝視著電蚊拍網面上一隻未死絕的蚊子。說：「它的腳還會抽搐。」把臉湊近，嗅聞著，說電焦味很強烈。

「別這樣，這樣豈不是有些變態？」他瞅著妻子削瘦的側臉說。他無法不聯想起妻子描述放射線治療師劃在她頸部的黑色網紋。

「我恨它們！誰說地球上每一種生物都有其生存價值？我就是覺得它們好邪惡很該死，可以用盡各種方法加以消滅。就好像上回看發現頻道裡千萬隻蚊子同時孵化時，我就希望有千萬個捕蚊燈同時攔截，發出綿延數十數百公里的爆裂霹靂聲，那才壯觀，才能洩我幾天來無法好好入睡的心頭之恨！」

「那可得耗掉多少電力？還不如多用些心力保育像蝙蝠這種據說一夜可吃掉數百隻蚊子的動物。」他想起前幾天看到的市政府呼籲市民於指定時段同時使用捕蚊燈的詭異公告，可見有妻子想法的人大有人在。他認為這辦法行不通，一方面是市民未必配合，另一方面是捕蚊燈的密度太低；假若真的有強力執行的公權力，豈不是讓社會陷入可怕的極權統治的境地——透過嚴密的行政組織和懲罰脅迫，讓整個社會民眾行動一致的在同一時間使用捕蚊燈才可能有效。好，即使到如此緊急狀況，真的有效嗎？大街小巷、千門萬戶加上由公部門負責的所有公共空間都同時點亮一支支淺藍光茫的燈管，那是甚麼光景呢？那會讓人有末日感的科幻視覺影象需要多大密度的捕蚊燈？付出可怕代價的效果又會如何？我一閉眼，就能在腦海召喚出整個城鎮陷入藍光的影像，不得不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有妄想症。

前些日子，半夜被直衝耳門的蚊聲嚇醒，那如牙醫師高速鑽機的尖鳴聲令他神經緊繃，猛拍自己耳朵後，熱辣的痛楚使自己覺得很無助，覺得好像稍稍能體會遠古時代的人在倦極之後的好夢裡被蚊聲驚醒的情緒。不想吵醒妻子，轉到和式客房睡。半夜，為了防止再受蚊子侵擾，除了插上電蚊香外也把陽臺的捕蚊燈放到枕頭邊，鼻孔以下，身體其他部位都裹進被單裡。可是醒後想再入睡可不容易，難免翻身，於是鼻孔以上還是外露；沒多久，竟然感覺又有蚊子盤旋振翅聲，緊抓被子外緣的手指頭在意識模糊前又搔癢起來。心一橫，轉臉面向淡藍色光茫的捕蚊燈管，把睡去後不免外露的手臂靠近捕蚊燈，希冀利用體溫誘引蚊

子，竟有捨命相博的決絕快感。

有效嗎？沒呀！我親眼看到一隻蚊子緩緩降落眼前的手指關節上，映著背後捕蚊燈詭異的藍光，親身驗證了捕蚊燈的超低效率，對人類現代文明爲了獲得舒適付出不成比率的能源成本而悲哀。但是自己一回想起曾被蚊子叮咬的痛苦，尤其是一些特別難耐不堪的經驗，如在臭氣薰鼻的廁所裡大解時被蚊子叮咬臀部底，入睡後被叮咬手腳指關節、鼻頭、耳朵、眼皮乃至於是嘴唇後加倍麻癢所引起的絕望——一種生活一不小心便墮入生存的萎靡感，宛如看著身軀緩緩沒入泥淖裡。於焉稍稍能理解科技文明的兩面刃，一方面舒解痛苦一方面又得耗掉鉅量的有限資源才把人類關進人造的溫室裡，然後陷入不可自拔的處境。

妻子說出與她溫柔性情不相稱的狠戾話語令人傷感。難道真的對進入這小小公寓住家任何不受歡迎的生物都得趕盡殺絕嗎？偶爾出現一二隻蟑螂，用拖鞋打死就得了，雖然做不到極端生態倫理學者的尊重所有生命的可敬胸懷，更遑論嚮往嚴修戒律的不殺生。但對妻子的不計代價的唯我中心態度則以爲大可不必。她急沖沖的施放甚麼「水煙」，對地板上少許蟑螂遺骸喜滋滋而沒能稍稍對滿屋的毒氣有人蟲共同受害的自覺？

一家三人爲撲殺蚊子折騰許久之後，判斷已殺盡它們後，幫兒子搭好可收放式蚊帳，提醒他手腳別靠近蚊帳邊，因爲他自己和兒子都有隔著蚊帳還被叮咬的經驗。此時，妻子卻又在浴室裡驚呼「怎還有蚊子？

「打死它們呀！」

「可是他們停在天花板！」

我聽得出妻子的猶疑口氣。住家才剛花掉一大筆錢裝修，兩間浴室可是她的驕傲，尤其是經她堅持才採用的原木浴室天花板——承包商特別提醒原木材料易受潮而使用年限遠不如塑料材質。遵從自然就得遵從成住壞空的律則。我曾提醒妻子這一點。她說：「沒關係，壞了再換；我可不想每天盯著萬年不壞的醜東西。」最後拗不過妻子的堅持，卻又一次體驗讓自己難過的兩難困境；爲甚麼生活中無時無刻都有兩難呢？人該是有親近自然的天性吧？人工建材經久耐用，可延長使用年限，但在不斷消費刺激下可未必能減少使用自然資源。到底是用採自森林的原木天花板比較沒有破壞環境的心理負擔又可滿足審美的心理需求抑或是用萬年不壞的人工材料較符合永續經營理念？不知從甚麼時候開始，這類的兩難困境成了內心天秤上下擺盪不已的考驗？

「用水噴呀！，等他們飛下來再打。」妻子該不致於捨不得讓原木天花板受潮吧？

三房兩廳兩衛浴間的一條龍格局，一幢電梯公寓大廈的八十分之一，方正的鋼筋水泥結構的一小部分。不是戶戶相鄰就是數碼間距對望。生活卻是比鄰若天涯。對一整晚的驚呼和砰砰作響的殺戮噪音，覺得很抱歉。

難道真的應了甚麼地球暖化的說法，專家說蚊子的分佈隨溫度的上升北移；昔日入冬後蚊子活動降低數量減少，如今則反其道而行；夏天家家戶戶開冷氣而門窗緊閉，人們因付出龐大能源代價，暫時避開它們侵擾，宛如躲人人工的溫室裡。如今冬天氣溫雖較諸夏季略降卻也沒降到能抑制蚊子繁殖力的程度，在室內溫度比外頭溫暖情況下，難怪近幾年來冬天的蚊子反而比夏天困擾人。我豈不明白這道理？

進臥室前，我會前前後後仔細檢查陽台和窗戶外的紗罩是否有漏洞或裂縫。對緊緊包覆所有窗口的鋁框和紗罩的人工材質一直有種不安的感覺。雖然一如絕大多數人家加裝鋁門窗好讓原本狹小的生活空間外延了半公尺，但他總無法擺脫防盜不成反而塑造了一種自私文化。一種出國後羨慕別人花草錦繡的開放窗臺，返國後卻絲毫無法形成自覺與行動的怪異社會心理。這些搞不清楚是塑膠或鐵質材料的紗罩，經年累月，風吹雨淋，難道不會老化不會分解成爲讓妻子發病的環境因子嗎？有這種想法已許久。人要有自然的生活，就得理解並接受自然生活的考驗。

這一晚到底有多少隻蚊子潛入？約略估計，至少有三十隻以上吧？，該已殺絕了吧！他洗過澡，小心翼翼的掀開妻子仔細搜檢過的蚊帳，側身翻身上床，宛如當兵時練習的撲身翻滾。輕擁妻子入懷。妻子剛長新髮的頭倚在肩側，觸撫起來有些怪異，好似換了個人——一個新生命。妻子悠悠的說：「才剛裝修好的家，一切都讓人興奮，才想好好過新生活，家裡怎麼會進來那麼多蚊子？市政府前些日子不是派人來噴過藥了嗎？你能不能請管理員反映給市政府，再派人來噴藥。這回，我不再抗議進屋子來噴藥。」

我就只是聽著，不知道如何答腔。回想住家大翻修的這段日子，每一細部

工程完成，妻便好像就獲得一份新生的力量，裹著過膝的睡衣，絮絮叨叨著不同廠牌型號衛浴用品的差別；和他討論是否要選自動溫水沖洗的馬桶？要不要有臭氧殺菌的調溫抽風機？浴室的瓷磚是要大尺寸的或小尺寸？要不要佈置成地中海風格；聽說這種風格得用小片磁磚，漆上深藍色調。果真成了深藍色調，可又不搭想要的檜木桶呢！如何讓妻子在逼仄的無窗浴室裡眺望視野無限的海平面呢？妻子頗有興頭的跟承包商到衛浴設備進口行挑選，還是選了最醒目的乳白色——是比較適合眼力不好的他。

他嘴上不說，但還是在如經歷翻修過程裡毀棄與破壞。只是震耳欲聾的破壞後，粉塵滿佈，家人吸進多少？那些多重製程的不銹鋼水龍頭、水管、蓮蓬頭、吊勾有怎樣的加料製程？光可鑑人的物品除萬年不壞的品名，難道真的會讓子子孫孫使用下去？那曾經在學校教室看過的大型橘色塑膠垃圾筒，於今安在哉？它的廠牌名不就叫萬年牌嗎？難道妻子不會和一般人一樣？東西一但看膩了就換掉那些亮晶晶的東西？這一回大翻修，丟掉多少其實還可使用的物品？垃圾車將這些東西扔到哪裡？丟到人們看不到但其實一樣也沒消失的地方，那是人們想像力所不及的地方。

「明天你回家時買個塑膠盤——那種長方形淺盤；上回聽你說將這樣的盤子注入拌洗衣粉的水，吸引雌蚊下卵，讓蚊卵無法孵化。我快受不了整晚必須殺蚊子。有一種令人不安的感覺——好像生活甚至是身體被滲透。」

放這樣的盤子在門口？讓蚊蟲的卵無法呼吸？嗯！這是不錯的點子，人類的科學知識不斷精進不斷累積，千方百計的掌控自然，或者說，是掙脫自然的掌控，把自己關進人造的薄膜裡，會不會到最後也和蟲卵一樣無法呼吸？而一幢公寓大樓裡需多少戶人家一起採用這法子才有明顯效用呢？？他想像家家戶戶門口擺放誘引蚊蟲下卵的各式各樣淺盤的景象，想像向住戶委員會提出這主意時的反應？或許有用吧？但使用後的廢水最終還得倒掉，流入溝渠，流向大海，讓人工化合物進入食物鏈，最終回到哪裡？是不是又回到讓妻子生病的環境裡？不禁在迷惑的情緒底層升起一絲自我質疑的感覺。這種自我質疑讓自己生起悶氣來。

含含糊糊的答允了妻。在快失去意識之際，忽然又聽到如牙科洗牙機高頻率尖細鳴聲從蚊帳外傳來，一下子把他硬生生的拉回現實。「是不是蚊子？還是後頭巷子或樓下人家又半夜洗衣服？」

妻起身詳細來回檢查，順便下床如廁。回來時，找來髮夾，將蚊帳入口夾妥，提醒他小心，別睡著後踢開蚊帳。

經此折騰，一時間竟無法入睡。側過身去，小心的用多出來的一條被單堵在床緣，弓身緊抱枕頭，設法專心凝神入睡，卻不時曲彈手指關節，好似隨時會遭潛伏在暗處的蚊子叮咬。疲累到這種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有一種即將被澈底打敗的感覺。眼皮睜開又閤上，閤上又睜開；疲累至極卻清醒的很。

難道真的得回歸生物本能的狀態才能取得平衡？我真的不恨它們；它們只是純純粹粹的依生物本能活著，人們只能佩服生命本能的強悍：依靠化學分子在空氣中的變化搜尋獵物。饑渴使它們只有反射動作，毫無規律可尋的嚐試，讓它們可以突破人們自以為是天羅地網防護。這就是為甚麼它們可以在蚊帳只因入睡後翻身而有的一小處縫隙就鑽入，瘋狂的找到你身上任何可叮咬的皮肉降落。我如是想。而最近聽到看到的政府對登革熱疫情的宣傳和防治措施，總覺得根本是徒勞無功。

該怎麼辦？駭客入侵網路入口網站或電腦高手散播連木馬程式都防不了的病毒，讓全臺灣電腦一開機便看到一整隻放大的蚊子圖象，而不是虛假的美麗桌面；有這樣拯救世界的駭客嗎？

或者來個也遭遇如我所受的蚊災的政客，在極度疲累的狀態下因凌晨時猛然給自己臉面一掌摑而發下宏願盡其可能的讓全國電視頻道不斷播放登革熱疫情，讓電視畫面不斷出現那一隻放大的蚊子圖象和跳動不已的因感染登革熱而死亡的人數；讓民眾不分男女老少都明白登革熱病毒的真相和可怕。電視得密集播放，還得配上高速電鑽的尖銳鳴聲，刺痛觀眾的耳膜，挑動人們最敏感神經，腦中烙印清晰的紋路；讓人們一見面就互問「今天有沒有被蚊子叮咬？」

我極力撐著，死盯著白色蚊帳，宛如手指尖前就有蚊子般，也似乎想讓自己保持理性，提醒自己別為了個人受苦就墮入魔道，竟然起了不擇手段的極權統治社會的念頭。撐著撐著，直到曙光把自己推入無意識狀態……

回家前必須去見單位主管，我已被通知去面談兩次了，即使再怎麼不樂意

再怎麼清楚會聽到甚麼，都得面對現實。隔著辦公桌坐下，耐心等主管說完電話。一整夜的折騰，讓自己頭皮又脹又麻，腦裡只剩想找個地方閤上眼的念頭。

「是的！是的！預定舉辦的演講都已經辦理了。是的！反正有辦就好了。誰負責新聞稿？沒錯，沒錯，我會找位能寫的，寫些能讓學校曝光的好題材。下回找名氣更響亮的，通識大師講座嘛，當然找分量夠的。」他終於將特意添購的旋轉高背皮椅轉過來。長頸烏喙的他，聲音尖細刺耳，活生生的就是一隻蚊子；而且，他背後白牆上果真得有隻蚊子，讓我有拍擊的衝動。

「你知道最新的教師評鑑辦法嗎？你的教學評量成績雖然還不壞，但綜合研究與行政服務分數，還是不及格，何況又沒公部門計畫案或業界的產學案，不管是對學校的評鑑數據或實際的校庫收入都沒貢獻，這樣可沒辦法讓上頭的人幫你找個別考量的活路呀！」

我盯著這位年紀比我輕頭頂卻比我禿的主管眼睛看，在裡頭可透不出對競爭力之外的價值有所理解的亮光，晦黯到不透光的深沉，一身打理入時體面的鐵灰套服，與辦公桌上邊框圓弧電腦螢幕相襯。

「這是講求競爭力的時代。在少子化和生存競爭的壓力下，要在最快的時間內超前其他學校，以免招不到學生；或者說，我們如果不能讓學生和家長覺得來學校學得有用的知能的話，我們如何說服學生他們付出的有代價呢？即使你讓學生變成工蟻也好，總比讓企業主覺得我們這裡畢業的學生沒用的好。無用之為大用的空話只合在教室內當古典字詞解釋考，不可以當能力教給學生。讓經濟成長數字不斷上升，讓學生畢業都有工作都能配合僱主的要求，我們才有飯吃，不是嗎？你教給他們甚麼獨立思考和批判能力，就只能讓他們被人討厭，也教會他們給自己的失敗找理由的能力。」

他邊說邊轉著手指尖上的原子筆，我不由自主的只注意到輪轉的筆，早把原先擬好的回覆給忘了。為自己的沉默感到既困惑又難過。自己真的不能做點甚麼嗎？中年失業的人真的除了坐以待斃外沒辦法做點甚麼嗎？當你發現整個社會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時該怎麼辦？從個人到學校到政府都在相互抵消作用的作為中窮忙，在某一強悍的邏輯中快速旋轉。我只不過是在離心作用中被甩出的小水滴嗎？

在主管提議我接受付一筆錢好虛設產學案以暫時達到評鑑點數前，我先發制人的說：「我沒辦法做了欺瞞的事後教學生做人要真誠的道理，如果我被迫離開這本來不該只講績效的地方，我其實該感謝你們幫我掀開煮青蛙的熱鍋蓋。」瞧著他弄不清我意思的神情，我有些感傷的起身離開。

我騎上最近爲了因應油價飆漲而買的腳踏車，順著最近因騎車上班而摸索出來的固定路線回家。出校門前，緩緩的通過繫在兩棵大王椰子樹間的宣傳布條，褪色褪的厲害的紅底白字，色調變得有些慘然。「預防登革熱」，誰會注意到這宣傳布條？會不會只有像自己這種改騎腳踏車的人注意到？甚至會不會只有像自己這種有被蚊子嚴重侵擾的人才會盯著這五個斗大的白漆字？雙腳踏地，隔著馬路看著這宣傳布條，看著幾隊學生走過。特意注意他們有沒有留意這布條，忽然想到不能老是懷疑別人，這麼醒目的提醒不必撇過頭才算注意到，不是嗎？自己怎能從行人的外貌判斷出他們的心理？難道要別人都和自己一樣對布條行注目禮？

逆風騎車，頗覺吃力。十字路口，夾在汽機車陣中，覺得胸腔盡是混濁穢氣。撲撲的機車引擎空轉聲令我生起悶氣，努力不讓自己起失業後該怎麼辦的任何心思，而是思考人們要多高的油價才會改變生活習慣。

轉離車流量大的大馬路，新建豪宅大廈後面的破落社區巷弄裡人車雖少，但近來似乎多了好幾戶人家從事資源回收的工作，堆積在自家門口的各類回收物使巷道更形曲折狹隘。混雜著日夜溫差交替影響下的餿水味、艷陽曝曬下的鐵銹味、塑膠產品日久自然分解後的化合物揮發味和紙類產品受潮而黏糊成塊的怪異霉味，一段段的接續不斷。被回收垃圾包圍的老婦，不合身的大花連身裙，會不會是從回收衣物箱裡挑出來的？在昏暗的薄暮裡，黧黑而滿佈皺紋的憔悴臉龐轉向我，無神的看著騎車經過的我這陌生男人。巷道裡的寂靜裡沒有晚飯前的溫暖和安祥氛圍。

離家不遠的巷子口有一專賣各類低價家用品的商店，裡頭的五金什貨的確比燈火通明的量販店或連鎖超市便宜，只是面對裡頭不知那兒生產的廉價商品有一種恐懼感，一架架粗製濫造的貨物照樣以用過就丟的面貌不斷擺在眼前，那閃亮的外表是其實不必要的電鍍鏡面。他挑了兩個塑膠淺盤，注意到店門外擺了比

前些日子更多的捕蚊燈而平時滿架的衛生紙卻是空著。

「老闆，衛生紙怎沒了？」

「電視新聞整天報導物價上漲的消息，一聽說過幾天又要漲價，一大早就有人來搶衛生紙了，連補貨都來不及呢。」

家裡空間小，妻又特不喜將生活物品堆放到看得見的地方，也拒絕到量販店買生活用品，說每回去都有人成了螞蟻的感覺。她拒絕接受用時間換取金錢的說法，說人的生命裡時間最重要最有價值，怎麼可以出賣自己寶貴的時間？怎會有人賺點蠅頭小利去替出得起錢的人排隊買東西？她生病後對有人專門替人排隊買百貨公司紀念版名牌商品或演唱會門票的新聞報導感到悲哀，說她寧可當個窮人也絕不出賣時間。

不得已，只好到對街的超商買價格比較貴的衛生紙。一身疲累的走到家門前，注意到門外居然擺放了兩盤蚊香，可是裊裊的蚊香在這冬天的強風中被吹得一絲味道都沒。掏鑰匙時，他不知道為甚麼的抬頭看，留意到走廊天花板與牆壁交接處竟憩息著好幾隻蚊子。難怪家裡會有那麼多蚊子，一定是趁開門時隨著人溜進家裡。假如屋內的蚊子沒被殺光的話，成蚊光靠些許水分便可存活好幾天呢！這門天天開開關關那麼多回。累積下來，難怪家裡的蚊子好像殺不光的異形。買兩個盤子夠嗎？

他小心翼翼的注意開門的動作，只開足夠自己側身進入的寬度，便快速閃身入內。目光立即被陽臺的捕蚊燈吸引。在捕蚊燈旁站一會兒，期待聽到令人興奮的劈啪聲。他為自己期待殺戮快感而略為不安。

妻叫他準備吃飯。待坐定，妻端上竟是一鍋蒜頭青蛙湯，肢解了的白暫蛙腿和收縮了的蛙身漂浮在清湯上，伴隨著的幾段青蔥和湯底的玉白蒜頭，宛如一種啓示圖象。

妻盛了一碗湯給對座的兒子，令他趁熱喝了，邊說：「聽說這湯對兒子的異位性皮膚炎有好處；聽說蛇湯效果更好呢！只是市場可沒人賣現宰的蛇。」

盯著眼前碗裡的蛙腿，無法下箸也提不起喝湯的勇氣。

「你以前不是還滿愛喝這青蛙湯嗎？」妻幽幽盯著海碗裡的青蛙。他憔悴的雙頰似乎較之前豐腴。決定不提工作上的問題。忽的，陽臺處傳來一響亮的劈

啪聲。「哇！又殺死一隻蚊子。」兒子興奮的說。

「你好像說過甚麼蝴蝶效應？」妻敘述下午看的一部很有意思的電影劇情後突然問我。

「所謂的蝴蝶效應是說在複雜且互動密切的自然環境裡，不被人注意的些微變動其實會引起令人難以想像的效應。」妻對這回答不知如何回應，卻突然合掌拍打閃過眼前的蚊子。

「寒假出去走走好嗎？」

「好啊！去墾丁怎樣？」

「好呀！只是我們的車好久沒開了。而且一直停放在路邊，還能動嗎？而且現在油價這麼貴……」

覺得繃了一整天的臉上神經放鬆下來，愉悅的望著妻與兒子。看到車窗外澄藍藍的天，天上靜止不動的幾團白雲，像極了明信片裡的風景，那種色彩過度飽滿、構圖太完美以致失真的畫面；他看到海岸的白浪，無盡頭的茫茫洋面，一種生命永恆的安定感迎接他們。全家三人可以用最安靜最平穩的速度一直開下去，沿著山海之間的公路開下去，直到累了，直到找到曾去過的一處看得到海面的露營地。

「好的，我待會兒就把捕蚊燈拿到臥房裡，加上電蚊香，今晚總不會再被蚊子吵得不能睡！」邊回在廚房洗碗的妻的話邊巡視天花板上是否還有蚊子，耳裡卻聽到一閃而過的電視新聞報導——南部登革熱疫情拉警報，確定感染人數已超過一百人，死亡人數……

圖表 12012 方中士 短篇小說